

伊朗门事件

□蒙 编

美国与伊朗秘密进行武器交易，以武器换人质；美国将出售武器款项转移援助尼加拉瓜反政府军一事败露，像一股旋风，不仅席卷了美国，而且也轰动了整个国际社会。这宗“伊朗门”事件是继“水门事件”后对美国的政治及外交威信的又一次最沉重的冲击。

萨卜利勇点迷津

1986年11月4日，是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被占领、使馆人员被扣作人质事件7周年的日子。这一天对美国来说本来就是一个不吉祥之日，不料黎巴嫩贝鲁特西区一家亲叙利亚的杂志，又披露了一条轰动世界的内幕新闻：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法兰和他的4名助手，曾于1986年5月秘密访问德黑兰，并在下榻的独立饭店同伊朗外交部、议会的官员们举行了会谈，伊朗要求美国提供更多的武器。事隔不久，4架C130运输机从菲律宾的一个军事基地起飞，神秘地飞往伊朗。这家杂志就是哈桑·萨卜利主编的《帆船》周刊。萨卜利抢先报道了美伊秘密武器交易的内幕，由此成了中东地区的新闻明星。

1986年入秋以后，伊朗政权内部斗争已达到白热化程度。10月27日，两名伊朗人悄悄地走进《帆船》周刊主编的办公室，向伊朗鹰派领导人蒙塔泽里的密友萨卜利透露了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法兰的德黑兰之行。为了证实这一消息的可靠性，两位伊朗人表示要把萨卜利介绍给知情的有关伊朗人士，以进一步搞清内幕。其实，萨卜利对美伊之间的武器交易早有所闻，这次只不过是得到进一步证实而已。

萨卜利清楚，这是一条重要新闻，但他没有意识到消息刊出后会影响到美国人质问题和造成美国人难堪的局面，而以为这仅仅是涉及到伊朗内部的权力之争。

杂志付印之前，萨卜利收到温和派支持的真主党的绑架恐吓信。萨卜利夫人也要求他改变主意，其下属也反对采用这条消息以免遭生命危险。经萨卜利考

虑再三，编辑部讨论，最后决定不以头条新闻的规格而以谈话的形式放在不重要的位置上，并在1986年11月3日一期刊出。

决定作出来了，此时，38岁的萨卜利意识到，报道麦克法兰的德黑兰之行可能会导致他家破人亡。可他认为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他把这条新闻的披露看作是他记者生涯中的最佳独家新闻，而且是一生中最大的收获。后来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采访他时，他说：“我不怕死，因为生命目前在黎巴嫩分文不值。”

一则新闻，使这家不太引人注目的周刊一跃成为贝鲁特街头的畅销杂志，每周2.5万册很快便销售一空。

登门送礼

《帆船》周刊在此时披露这样的消息，确实使伊朗政界人士大为惊讶。议长拉夫桑贾尼4日晚上发表讲话，详细透露了麦克法兰的伊朗之行。他证实，麦克法兰确到过伊朗，他是带着4名助手，持着爱尔兰假护照，伪装成机组人员乘飞机到伊朗的。一下飞机，他就找到机场官员，说他们是美国人，带来了里根总统给伊朗领导人的信件和礼物。所谓信，据说只是里根总统签了名的一本《圣经》，签上名的那一页，说是各种不同宗教的信徒要和睦相处。至于礼物则是象征性的：一支手枪和做成钥匙形状的蛋糕。手枪意味着美国可以向伊朗提供武器，蛋糕则是打开美伊大门的钥匙。

拉夫桑贾尼说，麦克法兰一行到伊朗后，伊朗高层领导人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会议长达3个半小时没得结果，于是请示霍梅尼，霍梅尼指出，谁都不要理他们，也不接受他们的礼品。议长最后说，伊朗没有上他们的当，把他们关在饭店里，5天后将他们驱逐出境了。

拉夫桑贾尼的讲话，犹如一声响彻长空的惊雷，震撼了美国、中东和欧洲。几乎所有的西方宣传媒介

都连篇累牍地报道了上述消息。美国各大电台、电视台、报刊的记者更是四处活动，打听内情，不断以“本台记者”、“本报记者”、“特约记者”的名义抛出独家新闻。麦克法兰也因此成了新闻人物，常被记者挡道。当记者问及他及其一行是否使用了爱尔兰护照和扮装机组人员进入伊朗境内时，他断然否定。他说：“我们正式代表美国政府前往伊朗，当然使用美国护照。”有消息说，他在伊朗饭店里与华盛顿通电话时，其谈话全被伊方录了音，麦克法兰对此也不否认，他相信有此可能。

用武器换人质

早在《帆船》周刊披露那则新闻之前，美国就已多次同伊朗秘密接触，试图通过伊朗施加影响，把在黎巴嫩关押的美国入质救出来。

伊朗经过同伊拉克6年的战争消耗，颇感军备不足，尤其是先进的武器装备难以补充。伊朗军火商虽在中东和欧洲等处不断购买武器，但由于美国的禁运，伊朗无法弄到诸如F4鬼怪式战斗机和F14战斗机的零部件与急需物资。伊朗在巴列维时代购进的这类飞机仅存数十架，但这些飞机能上天的寥寥无几。制空权全掌握在伊拉克人手中。据统计，伊朗与伊拉克相比，直升飞机数量为1:4，战斗机为1:7。其他导航设备、坦克和直升飞机的零配备也严重不足。所以，伊朗为补充武器，也很想同美国人做武器交易。

1984年至1985年上半年，西方国家驻黎巴嫩的外交人员、记者、教师等纷纷被绑架，其中有7名美国公民。美国为使入质获释曾做过许多努力。起初，它想通过叙利亚同绑架人质的伊斯兰圣战者组织接触，因为该组织的活动范围由叙利亚控制。但伊斯兰圣战者组织提出了在美国看来难以做到的苛刻条件：除非美国帮助释放被关押在以色列、法国和科威特等地的黎巴嫩战俘，否则决不释放美国入质。圣战者组织甚至扬言，人质将被逐个处决。他们果然于1985年下半年处决了巴克利。美国对叙利亚失去了信心。后来，美国发现真正控制该组织的是伊朗的伊斯兰解放运动。

于是，美国便派中间人暗地试探，看看伊朗有没有反应。伊朗开始反应消极，因为在霍梅尼的眼中，美国仍然是“犯罪的西方”，是一大“魔鬼撒旦”。

但迫于形势的需要，伊朗表示松动的信息放出来了。

1985年7月底，因重病缠身而深居简出的霍梅尼在家里召见伊朗部分驻外大使。这些大使是奉霍梅尼之命回

国述职的。

霍梅尼拖着孱弱的身躯来到会客厅，在与大使寒暄几句后，便直截了当地谈起伊美关系来。他说：“为了伊朗的国家利益，如果华盛顿表示愿意改变它的政策，同美国接触也是可以的嘛。”

8月，有人向美国驻贝鲁特外交官报告，伊朗政府内部至少有一个派别的人对恢复同美国的联系感兴趣。同月，正在海牙国际法庭同美国打官司的伊朗官员也对美国代表说，德黑兰某些领导人希望同美国谈判。里根总统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与当时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法兰、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国防部长温伯格以及国务卿舒尔茨进行磋商。有人认为，同伊朗接触不仅可以给人质获释带来希望，而且还可以打开霍梅尼之后与伊朗建立关系的大门。

由于此举关系重大，直接影响美国入质的安全和美国在整个中东的利益，因此必须在严格的保密下行事。这件事最后落到了麦克法兰身上。

美伊之间的第一次接触是一次间接会谈。1985年9月3日，麦克法兰在伦敦会见了充当媒介人的以色列外交部办公厅主任戴维·金奇。金奇是以色列的一位外交老手，当时，正是他看准了美国人的意图，建议当时的以色列总理佩雷斯利用以色列同伊朗的关系，并由他去牵线搭桥。金奇替伊朗担保，一旦美国交付一架飞机的美制武器，24小时就会有一名美国入质获释。不久，由以色列人驾驶的一架飞机，载着反坦克导弹、飞机零部件和弹药飞抵德黑兰。9月14日，美国入质本杰明·韦尔获释。里根当天打电话给以色列总理，对以色列的合作表示感谢。

1986年7月2日，一架满载军用物资的巨型运输机降落在德黑兰机场。同月26日，第二名美国入质劳伦斯·詹科在黎巴嫩获释。

10月7日，由瑞典军火商租用的“莫尔索”号丹麦货轮从埃拉特港装上26箱由以色列生产的、用于维修美制坦克和大炮的零部件，运往阿巴斯港，11月2日，第三名美国入质雅各布森获释。

据美国民主党参议员赖特透露，截至当时，伊朗为购买武器向美国支付了1200万美元。这些武器中，除作战飞机、坦克、雷达等装备外，至少还有2008枚“陶”式反坦克导弹和235枚“隼”式地对空导弹。但据美国司法部长透露，伊朗支付购买武器的金额实际远远超过1200万美元的数字，约达3000万美元。

目中无国法

为了弄清“伊朗门”事件真相，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合组成的特别调查委员会和负责调查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的一个特别委员会，曾多次举行秘密和公开的听证会。有关人员全被侦询过，里根总统也两次接受了委员会的调查。但是，由于参与此事的两位关键性人物奥利弗·诺思中校和波因德克斯特异口同声地援



霍梅尼



伊朗民兵在阅兵式上



伊朗准军事组织在接受检阅

引美国宪法里的第五修正案，拒绝对任何实质性问题作出回答，致使参、众两院的努力搁浅。

美国法院有这么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即为了使案情迅速查明，可以找被告中的一人或两人“合作”，叫他们说出真相，以“免于起诉”作为交换条件，这称做“起诉豁免权”。此外，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也有一条，条文规定“不得迫使任何人在任何刑事案件中提供对本身不利的证据”。后者曾被多人利用过。例如，上世纪50年代初，一些共和党议员掀起一场彻底铲除共产党的运动，要求各界人士出席国会听证会，主动交待与共产党有联系的问题。当时，他们中很多人就是利用第五修正案保护自己。在调查“水门事件”时，尼克松的手下也曾利用过这一修正案。不过，波因德克斯特和诺思引用此修正案却使人感到震惊。人们认为波、诺两人拒绝作证，是里根政府对付民主党控制的国会进攻所采取的一种战略。

正是由于有这样的不成文条文和里根总统的袒护，所以，在关于“伊朗门”事件的成百上千页供词上，没有一页明确点出谁是这次事件中的主角。从诺思的供词来看，他不惜违犯国法，隐瞒事实，全是奉承白宫领导人的旨意行事。波因德克斯特自作主张，不向总统报告，销毁、篡改文件等胆大包天之事，却被说成是不找总统麻烦。这批人中，什么宪法、议员似乎都不存在，连与白宫遥遥相对的国会也一脚踢开。

托尔报告露端倪

托尔报告经过委员会3个月紧张的多方调查，于1987年2月26日正式出笼。它被认为是有关“伊朗门”事件比较全面、客观的报告，但不是最后的一章。

以托尔为首的总统特别调查委员会是里根总统于1986年11月25日专为调查“伊朗门”事件而宣布成立的一个3人特别小组。除前参议员约翰·托尔外，另外两名组员是前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和前国务卿埃德蒙·马斯基。由于托尔担任该特别小组组长，故称“托尔委员会”。该委员会经过3个月的调查，对包括里根及许多在任部长和前任部长等高级政府官员在内的50多人进行了调查询问，最后写成这份受到人们格外重视的长达282页的报告。

托尔报告说，里根总统一心想救出美国人质，就稀里糊涂地听信了国家安全委员会那伙人的“馊主意”，同意向伊朗出售军火；在执行时，他同意让那伙人去胡搞，既不检查，也不过问具体情况；里根总统不仅置国务卿和国防部长的不赞成于不顾，而且也不多开几次会详细探讨这种做法在政治上、外交上和法律上是否妥当；他甚至瞒过国会，后来把国务卿和国防部长也给撇开……

关于用武器换人质的问题，托尔报告指出，里根在1986年1月17日秘密签署了一个文件，批准美国可直接向伊朗出售武器，从而奠定了这样做的法律依据。但麦克法兰作证说，早在1985年8月，里根总统就在口头上事先同意“以色列向伊朗出售一批美制‘陶’式导弹，而由美国向以色列补充这部分导弹”。同月30日，第一批100枚美制“陶”式反坦克导弹运抵伊朗。但白宫办公厅主任里甘却作证说，里根没有事先同意，只是在获知以色列已经这样做了以后才默许的。对于麦克

法兰的证词，里根本人原先认可，但后来推翻。对于这一点，托尔报告表示不能作出“结论性的判断”。

关于把向伊朗出售军火的部分资金转移给尼加拉瓜反政府军一事，托尔在报告中说，1986年4月，诺思起草了一份备忘录，要求总统批准麦克法兰的德黑兰之行。备忘录中提到了美国在向伊朗出售武器中有1200万美元的余款将用来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军，但至今尚未有证据表明诺思把这份备忘录交给了其上司。同年5月，诺思曾向麦克法兰表示说，政府可以将其余部分款项用于中美洲方面。但没有证据表明总统在司法部长米斯于1986年11月24日告诉他之前就得知此事。对此，报告的结论是，总统要对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行动及其后果负责。



1987年3月4日，里根向美国人民发表了他入主白宫以后最困难的一次电视讲话，作为对托尔报告的答复。

里根承认，他对伊朗采取的主动行动演变成以武器交换人质的交易，是“一个错误”。但他又自我解嘲说，“人到了这般年龄，容易犯错误”。

里根还承认，他对整个“伊朗门”事件负有全部责任。他说他并不知道售给伊朗武器所得款项转移给尼加拉瓜反政府军一事，但“作为总统，我不能逃避责任”。

托尔报告的公布及里根发表电视讲话后，美国公民立刻怨言四起。据民意测验，里根的声望降到了自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点。

在1987年5月5日至8月3日就“伊朗门”事件举行了公开听证会。委员会共进行了41天的听证，历时250个小时，查阅数十万份有关文件、官方证据1059件。有29人出席作证，其中包括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波因德克斯特和他的助手诺思中校，波因德克斯特前任麦克法兰和退役空军少将西科德，以及国务卿舒尔茨、国防部长温格和司法部长米斯等。

在为期3个月的公开听证会上，虽然没有透露出任何有爆炸性的新内幕，但是，人们对“伊朗门”事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里根是同意向伊朗出售武器的；将款项转移给尼加拉瓜反政府军的主意是诺思向他的上司波因德克斯特提出的，后者自作主张，批准了这一建议；波因德克斯特声称未向里根总统汇报过此事，自己大包独揽。因此国会特别调查委员会在调查总统是否知情的问题上，只以作出“查无实据”的结论，从而排除了里根负有实际责任的可能性。■